

大地的 女兒

史沫特萊著

大 地 的 女 兒

史沫特萊著

陶春傑校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Coward-McCann, New York, 1935.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中國人民親密的朋友、美國已故作家和新聞記者史沫特萊的自傳體小說。作者生長於一個貧困的礦工家庭，幼年跟隨父母居住在美國西南部的礦區里；後來，為了求學又曾四處流浪，度過了幾年艱苦奮鬥的生活。這本書所描寫的就是她在這時期的生活經歷。作者的父母都是淳樸勤勉的勞動人民，可是在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不管他們怎樣辛勤勞動，也無法使一家大小過着安定的生活。母親因為積勞過度而病死，父親在灰心之餘轉而酗酒。她自己雖然刻苦求學，希望能將弟妹撫養成人，可是這一家人最後仍舊免不了家破人亡。這種慘痛的經歷使她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對於資產階級統治者產生了不可調和的仇恨。最後，她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參加了工人運動，變成一個勇敢的革命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06 字數151,000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8 $\frac{1}{2}$ 插頁2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6)0.7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史沫特萊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作家，也是中國人民親密的朋友。

史沫特萊于1894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北部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幼年時就隨父母移居到科羅拉多煤礦區，在艱苦貧困的環境中度過了她的童年時代。由於家庭貧困，她和她的姐弟們都沒有機會受到正規的教育。後來，她依靠一個姨母的幫助，學會了打字和速記。她渴望求得新知識，曾先後在許多學校里讀過書。她當過女侍、剝煙葉女工、書刊推銷員等。1919年，她在一艘開往波蘭的貨船上當女侍，到了歐洲。在柏林僑居的八年中，她與當時印度獨立運動的革命者過從甚密。1928年，她以“佛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此後十三年中，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國。她曾經在上海參加我國的進步文化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到過延安，在山西前綫做過戰地救護工作，和八路軍戰士們生活在一起。1941年，她因病回到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的反動面貌日益暴露，對史沫特萊的迫害也就日益加甚。麥克阿瑟甚至親自出馬企圖誣蔑她是“蘇聯間諜”。1949年，她被迫流亡英國，1950年5月6日病逝於英國牛津。

史沫特萊極為關切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她的許多著作，都是

为了向西方人士介绍中国革命的真相而写的。她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民的命运”(1933)、“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中国在反攻”(1938)和“中国的战歌”(1943)。

“大地的女儿”作于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1927年，1929年初版，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她二十岁以前的生活。本书中译本曾于1932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印行初版。这次根据1935年出版的修订本作了仔细的校订，重排出版。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1956年11月

我面前是一片汪洋的丹麥海。冷清清，灰沉沉，廣闊無垠。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成一片。一只飛鳥，張開兩翼，在海上翱翔。

我在这里寄居几个月了，凝望着海——提筆寫這一篇人生的故事。我寫下的不是一件供人在閑暇時鑒賞的精致的作品，也不是一支能够使人心曠神怡，忘却世間煩惱的乐曲。这不过是在絕望和痛苦中所寫的一篇生活的故事罢了。

我描寫地球——就是我們全人类由于某种奇遇偶然生存在它上面的那个地球。我描寫貧賤的人們的快樂和悲哀，寫他們的孤独。寫他們的痛苦，也寫他們的愛情。

这些日子，我面前的天空，正和我的心情一样黯淡。渺茫無涯——也正和我的生活一样。我活了三十年，这几十年里，我尝遍了苦澀之泉。我曾經戀愛過，在那短短的時間里，痛苦算是离开了我，可是有时候愛情本身就是痛苦的。

我現在正站在一种生活的尽头，快要踏進另一种生活的門檻。我正在沉思，正在估量。我的四周是过去生活的断壁頽垣。如今，認識和毅力代替了盲目的信仰，經驗給了我知識，我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我有了工作，它的範圍与意义都是無窮無尽的。这些还不足以抵得过愛情嗎？

我注視着水面遐想。我曾經一度這樣想：還不如到海底里去尋找我的前途哩。但是現在，我却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我記得母親有一條百衲花被，是她拿鮮豔奪目的碎布鑲成的。她还縫過一條暗藍色的被。那藍被，我看一會兒就夠了，那百衲花被，我却戀戀不舍地看了又看。對於我，這是一種奇遇。

我將把我這些生活的斷片收集起來，綴成那樣一條百衲花被，或者刻成一件花樣有趣參差有致的鑲嵌工藝品——這也會是一種奇遇吧。

死，也會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種為美而死的人。我屬於為了其他原因而死的一類人——為貧困所折磨，為財富與權威所欺凌，為了偉大的目的而奮鬥的人。我們中間也有少數人的死是由于經歷了愛情的痛苦或幻滅而感到絕望，但是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說來，“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泉源。”因為我們是屬於大地的，我們的鬥爭也就是整個大地的鬥爭。

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件記憶，是一種異樣的愛情與神秘的感覺。我那時還實在太小，所以只能回想起當時的一些感覺——此外什麼也不記得了。我記得父親在睡夢中緊緊抱着我貼在他龐大的身軀上。這究竟是記憶的开始呢……還是一種夢境？

那時候，我頂多不過一歲——因為這時比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姊姊安妮在日光和煦的草地上一株枝葉扶疏的胡桃樹下玩耍的童年時期，還要早得多。父親在山頂上千草田里幹活，我可以聽見他說話——聲音低沉而柔和。母親手里提着兩桶水，沿着幽長的小徑，朝山上我家的小木屋走來。她赤着腳，風卷起那寬大的洋布衣裳，緊緊裹在她苗條的身體上。

你若是从井边再往前走兩步，就會來到一條陰郁的，長滿了

密密的叢林和高高的榆樹的溝渠邊。溝對岸的遠處，一簇簇濃密的小樹叢下面，開着一片鮮花，又豐腴又嬌嫩，經不起一綫陽光的照射。它們一株株獨自開放，花枝柔和地擺動着。這些都是花朵的嬌柔玄妙的思維啊。在我童年的心靈里，它們都是有生命的；我和它們談話，我也和草地上胡桃樹梢的風談話。

我們很窮。但是我並不知道。因為全世界好像都跟我家一樣——至少密蘇里州北部綿延二百哩內的這個世界都和我們一樣。一片崗巒起伏、出產菲薄的石田瘠地一直伸出地平綫外，接上了太陽落山處的天空。在我們看來，這世界的疆域一邊是縣城，另一邊是密蘇里河。北面邊界上有一座數百居民的市鎮。至於南面邊界上——在我父親的想像中，密蘇里河上有一座叫做聖約瑟的神秘城市。然而他是一個充滿漂泊者的心情和幻想的人物。人們听他講那些有聲有色的冒險故事，並不一定相信。因為他跟他們不同；實在的，他幾乎可說是一個外國人。在我們的世界里誰也不知道他的家世。他們這一家人不是農民，有人說他們不穩定，不可靠——是一群游手好閑的浪人；他們的血管里有印第安人的血液……而外國人或印第安人，你是永遠不能信任他們的。

後來，我們這世界的範圍擴展到堪薩斯城。這是由於我的一個年輕表兄弟的离家出走，震動了全村。三個月以後，他回來了——變成了一個有教育的人。他已經是個理髮匠了……還穿着公司里買的衣服。

我坐在这里，模糊地想起了愛情……想起了火……想起了紅顏色。是那隻棲息在我們櫻桃樹上的紅鳥嗎？……是那件我小時候穿過的紅外套嗎？……哦！我想起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燒火——一堆可愛的火。我的爐子是石塊砌成的，爐壁就是我家那兩間木房的板牆。离我燒火的這面牆不遠的地方，有兩棵高大的柏樹，中間挂着一個秋千架。火焰輝煌豔麗地燃燒着；假如不是給我母親發現了，拿她的鋼頂針敲我的頭，這火必定會燃燒得更加豔麗。她常常用繃硬的鋼頂針敲我，敲得我惱怒不堪。我的豔麗的火，光榮的火，她只要一發現，就要將它撲滅……同時也好像撲滅了我心中的什麼東西……火焰閃爍的時候，多么溫暖，多么可親啊！現在我懂得了火與愛的本能之間的精神聯系。我母親卻不懂這些，她在學校里只上到六年級。我父親也不懂——他只讀完三年級，他說，這對於一個男子已經夠了。只有花花公子和婦女才需要教育哩。

我記得母親的鋼頂針的敲擊，也記得那打在身上像小刀一樣鋒利的樹枝。她為什麼要時常鞭打我，我不知道，我懷疑她自己是不是知道。她說我玩火，說我撒謊。我看不出這與她有什麼相干。她那不愉快的結婚生活一年一年過去，兒女愈來愈多，她鞭打我的次數也愈來愈多了。我原先不知道有時可以還擊那些無緣無故打我的人；但是我逐漸明白了，只因為她身材比我高大，她才敢隨意擺弄我。我於是急切地盼望長大起來。

她更想出了新的鞭打人的方法：她手里握着樹枝站在那兒，命令我走上前去。我哀求，我哭喊，我想逃走，但是，最後我還是不得不走過去。她並不用手抓住我，却逼我自己挑選一個地方站定，任她沒頭沒腦地鞭打。事後，我要是跟一般小孩一樣嗚咽不止，她就勒令我停住，不然，就要“把我踩到泥里去”。我記得有一回我沒有馬上停住，她就像老鷹一樣撲到我身上亂打——頭上、背上、裸着的腿上，一直到我帶着創痛和恐懼哭喊着逃出去找尋我的父親。然而我能向父親說什麼呢？——我還小，說不明白。而

且他也不会相信。

我的母親屢次說我撒謊。其實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撒謊。我從來就弄不清楚。我分別不出什么是現實，什么是幻想。我以為，樹梢的微風確實帶來了許多故事；棲息在櫻桃樹上的紅鳥確實在向我低語；樹林中丰腴柔嫩的鮮花對我笑，我也用笑回答它們；田里的小牛跟我長久地談話。

後來，我終於知道了什么叫撒謊；為要哄我母親住手，我就撒謊——我說，是的，我撒了謊，請饒恕我，於是她又怪我早不承認，繼續鞭打我。不多時以後，為了避免挨打，我學會了只把我認為她要聽的事情說給她聽。

“我這幾個孩子當中，只有瑪麗不聽話，而且還撒謊。”她常常對客人或鄰居這樣說。起初，我還因為羞愧而掉淚；慢慢的也就不在乎了；再往後，我竟承認這是事實，連否認也不想否認了。

學會說真話，這可算是我平生最艱苦的奮鬥之一了。凡事不全說真話，差不多成了我的天性。我如今要用痛苦和眼淚來洗滌母親的鞭撻在我天真的童心上所留下的一切痕迹。她縱然打我，我依舊需要她的愛，只要她對我稍稍和氣一點，我便以愛來回報她，因此，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不再期望她愛我。我現在明白了：我的母親和我的父親，以及我們的环境，都妨碍着我的愛和生活得到正常的發展。他們要我相信自己是個壞家伙……我也就承認自己是個壞家伙，正如我承認自己撒謊一樣；因為他們好像總是不会錯的。然而我也曾流過一些永远忘怀不了的眼淚……據說是毫無意义的童年的眼淚，據說是很容易忘記的童年的創傷。哦！我不願意再回想這些眼淚和痛苦了。

西方湧起了一堆深藍色的濃云，朝我們這個方向隨風飄來。

接着云堆变成了陰沉的黑色，一道不祥的黃光从云間穿出，愈來愈大，順風向前奔馳。我們——六歲的姊姊安尼、才學步的妹妹碧兒崔麗斯和我——驚惶地瞧着這道黃光，因為這黃光是危險的象徵。龍卷風刮來了。

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安尼喊住我的時候，我正在屋後面玩火。她想拉我們穿過一大片玉米田到遠處的一個農舍里去，可是她忽然停住了腳，尖聲歡呼起來。我們都抬頭張望：在遠遠的那邊，父親和母親轉了一個彎，正在那條長長的白色的小徑上飛奔。他們騎着那兩匹父親常常向人誇耀的雪白的馬，跑在即將到來的風暴前面；馬蹄得得地在灰白堅硬的路上奔跑。聲音愈來愈響，他們像閃電一般沖進院子，一直沖到屋門前，母親從馬鞍上一躍而下，父親一步也不停地把馬趕進了馬房。

我們立刻全都鑽進了地窖，父親抱着床墊、鴨絨被褥和毯子走在最後，手裡還拿着一柄斧頭，母親尖聲叫他把新縫紉機和自鳴鐘——她最寶貴的兩件財產——帶進來，並且把屋門門好。大風暴的前鋒已經來到我們這裡。父親急急跑下台階，把地窖門拉下來緊貼平地，把插梢門牢。我們靜靜地等待着。

地窖裡只點了一個燈籠。四周圍潮潤的空氣裡，散發着各種各樣的氣味：泥土的氣味，蜜餞水果的氣味，甜瓜和蘋果的氣味，新鮮黃油的氣味，陶罐裡盛着的厚厚的奶油的氣味。在這樣的龍卷風當中，躺在這樣柔軟溫暖的鴨絨被褥上聞着，听着，看着，感覺着一切，多麼像在野餐啊！

忽然傳來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的吼嘯，同時好像有什麼東西落在地窖的門上。

“別鬧，”我父親對母親說。“就算我們給埋起來了，我還帶着斧頭哩。”

“要是什么东西把通風孔堵住了呢？”母親抬眼望着頂棚中間的木头的小通風孔。

“我告訴你，我能給咱們劈開一條出路的。還沒有發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用不着你那樣慌張。”

我听着他的聲音，心里想：有了他，地球上任何龍卷風都不可怕了。

吼嘯聲還在繼續。我父親的聲音從台階上面通往地窖口的甬道傳來。“這並不是龍卷風，”他拔開門門，從門縫里向外窺探。“屋子並沒有被刮走，柏樹擋住了風。”長時間的靜默。然後，“風勢小一點了。沒有危險了。”

“誰也說不定。”

“我可知道。我聽說過聖佐地方遭到的一次龍卷風。風把那裡的牛呀、馬呀、人呀、房屋呀、籬笆呀都吹了起來，扔到好幾哩以外的地方。風在田野上一口氣掃過了六十哩，人們想用炸藥把它轟散。你在幾哩以外就能看見它遠遠刮來，好像一個又長又黑的煙囪。……有一個地方的一所燻肉房給風吹了起來，恰恰落在十呎以外的地方！在那次龍卷風當中失蹤的足有一百人。”

我記得很久以後我曾對一個女朋友說起，有一次龍卷風把我們的燻肉房，連馬帶牛一起刮走了，不過我們的屋子剛好被拋在十呎遠的地方，明明白白地落在那裡！在那次龍卷風當中失蹤的足有一百人。我這樣對她講，並且還給她描述那些屋子、籬笆、人、馬怎樣從天空中落下來，掉在我們四周的情況。

我真不愧是我父親的女兒！

一群陌生人牽着一匹高大的黑雄馬從山那邊來到我們農場上。婦女們都不跟男子一塊到放馬的草地上去，小孩子只准在房

子后面玩耍。这样一來，我們偏偏更不肯到房子后面去玩了。我父親走到母親这里，拿了几塊錢，又回到草地上去。后来，陌生人就牽着雄馬走了。一切都那么神秘，一种沒有人肯談論的神秘。

几天以前，一头母牛生了小牛。我親眼看見了这件奇异的事，并且向我父親报告了这个消息；但是父親和母親却命令我不准再到几分鐘以前我还在那里玩过的，那母牛和小牛所在的田場上去。为了怕吃“耳光”，对于我所看見的事情，我再也不敢談論，不敢問了。

我漸漸知道了性的羞耻和秘密。同时我还知道一些別的事情——雄畜比雌畜值錢，似乎还更寶貴；牡禽比牝禽值錢，人們挑選时也更仔細！当我的弟弟快要誕生的时候，我們这些小孩子都被赶快送到另一間農舍里去，一切东西都像是盖上了一塊又湿又粘的秘密和羞耻的破布。太陽快要落下去的时候，一位妇人帶着勉强的欢悅用一种神秘的音調問我們可想要一个小弟弟？好像說是一只鸛鳥送來的。但是这妇人的一个十歲的小姑娘，却很懂人事，她把我們帶到雞埕后面，解釋那鸛鳥的故事，講的时候还夾雜着一些驚人的細節和大量的幻想。

第二天，我父親从鎮上買了一盒雪茄烟分敬給那些賀客，他們从各地趕來，好像慶賀他成就了什么非常的事業一般。他們把威士忌酒瓶傳來傳去。生了一个兒子！我覺得自己被冷淡了；我跑到父親跟前，双手抱住他那柱子似的腿，他擺開我，叫我到別處去。仿佛我有了什么過錯……这件事对我刺激太深，使我哭都哭不出來。

“为什么呢？”我再三追問，但是得不到一点答复。

我們的木屋只有兩間房間。一間里面鋪着我們的兩張床；另

外一間是廚房和吃飯的地方，又是縫紉室和工作室。一張床是我父親、母親和小弟弟睡的，另外一張，是我的兩個姊妹和我睡的。

一天晚上，我被一種聲音吵醒了，翻來復去總也睡不着。聲音又響起來。我提心吊膽地躺在床上，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我雖然緊閉着眼睛，仍然害怕得不住地打戰。人生最原始的一種本能以最粗暴的姿態呈現在我面前，在我的心靈上刻下了一幅恐怖而噁心的圖畫，使我的青春年代蒙受了毒害。從那一頃刻起，我再也看不見那十全十美的母親了，自此以後她在我眼中變成了另外一個女人。一種又是愛戀又是厭惡的複雜的感情在我內心激斗；現在當她的鞭子打在我身上的時候，只能激起我本能的憎恨。僅僅過了一忽兒，我就聽見她講些不真實的話；我以前在她身上看到的善與美——雖則殘忍——頃刻間都消失了。此後一連許多年，她和我總像隔着一條仇恨的鴻溝，互相敵視。她逐漸知道她的命令或要求對我起不了作用，於是她就用父親來恫嚇我。但這樣也沒有用；因為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而且我知道他永遠不會來打我。母親有時會犯錯誤，父親卻永遠不會。他只要一開口——我就會服從。我平生唯一的願望，就是學他的樣，把馬車趕得和他一樣，把草堆聚得和他一樣，使我自己像新生的小弟弟喬治一樣成為他的驕傲。

又一天，我們坐着運貨的馬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顛簸，小喬治端坐在車床板上，肥胖的腮頰隨車子的震蕩而不停的顫動。我母親望着他不住地笑，他看見母親笑他，淚水就扑簌簌地順着面頰淌了下來。

“老是朝着孩子傻笑！”我父親厲聲叫道。

我心里覺得一陣難過，就爬到我小弟弟身邊，用手臂環抱着

他。他蜷伏在我怀里，不再伤心了。父親看看我們，沒有再說什麼，母親也就止住了笑。从那一刻起，我对弟弟乔治的爱超过了一切。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高大結实的妇人，一头稀朗朗的灰髮飄散在她的臉上，眼睛黑得像沒有月亮的夜晚。她赤着脚走路，抽烟的时候用一根玉米心子做的烟斗，身上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衫。我的外祖父得了肺癆病臥床不起，她便一手來管理他們的農場，同时还管理着五个成年的兒子和八个成年的女兒。她这是第二次結婚，帶來了前夫的三个女兒和兩個兒子；其余的子女都是我外祖父的前妻生的。和我同年的一个女兒弥兒德理是他們二人这次結婚的果实。

說來奇怪，我这个外祖母，同时也是我的姑母，因为她是我父親的姊姊。我的外祖父常常抱怨她家世卑賤，尤其反对我的父親。外祖父似乎本來並沒有意思要和外祖母結婚。他們的結合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母親遇見了我的父親，差不多是一見鍾情；虽然母親那时不过十七歲，他們却私奔到一个很远的鎮上去結了婚。外祖父怒气冲冲地追赶他們，他決不肯听任自己的女兒委身給这样一个人，更不用說这个人还是个半印第安人！他一直追到这个妇人的家里才把他們找到。这妇人是个寡妇，帶領着一群兒女，生活極為困苦。我外祖父不幸是个鰥夫，又是个温順随和的人，于是这个强悍的妇人就把他拖到神壇跟前，迅速穩当地嫁給了他，就像我父親娶我母親一样。这样，她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外祖母，这两个家族也就無可奈何地混亂起來了。我一直捉摸不定到底應該叫她外祖母，还是姑母，叫她的兒女表兄弟表姊妹，还是舅父和姨母。我最后決定叫她做馬利姑母。

她是个具有男子的体魄和气概的妇人，婚礼一过，就控制了她的新丈夫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要是她用話不能說服自己的兒女或者他的兒女，她就动手。她的手又粗又大，每天早晚兩次挤牛奶的时候，动作和男子一般有力。她提着几桶撇过奶油的牛奶，潑在猪身上；她揉面烘面包的时候，兩条胳膊舞动得像蒸汽活塞，湿面在她手掌下發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天蒙蒙亮她便把男人們叫醒，夜里不到她規定的时候不准上楼去睡覺。她指揮众人摘果子——蘋果，梨子，桃子，各种各样的漿果，然后指点女孩子們把这些果子裝罐头的裝罐頭、醃漬的醃漬、晒干的晒干，准备过冬。秋天里，她指揮众人宰猪殺牛，然后把肉放到燻肉房里去燻。夏天里，甘蔗熟了，她監督大家把甘蔗割下來，然后在山脚下一个長而矮的糖坊里熬糖。

她把自己經營管理的才能也施展到女兒們的恋爱問題上。她的兒子到別的農場上去求爱的时候，她可惜不能跟了去。女兒們可就不同了。每逢她們的情人來訪，她必定親自檢查客廳是否整齐，風琴有沒有事前打开，好讓那少年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家庭。她还私下給女兒們許多指示；可憐虫來了的时候，她便親自鎖上客廳門，把我們这些小孩子赶到后院里去玩。等那少年來拜訪过多次，她估量着任何人都應該下决心的时候，她便親自走進客廳去，問他到底打算怎么办。不管什么人，看了她的那种目光，除了光明磊落地說出自己的意圖外，不敢轉別的歪念头。

她簡直像是一支駐在外國的侵略軍。和一切侵略者一样，她也是个專制魔王。星期日我們照例都在她的家里——每一个人都認為这是她的家——吃飯。她坐在長桌的这一头，我那嘮嘮叨叨的外祖父坐在那一头。他們兩人远远地相对喊叫；因为桌子的一边坐着八个男人和女人，另一边也坐着同样多的人，中間还挤進

了不少小孩。我坐在母親身邊，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地吃着。有一天，外祖母給我切了一塊烏蘇莓餅放在碟子里，我在餅里發現了一只蒼蠅，便把它推在一邊。她轉過黑眼珠來瞪着我，向我宣布了一條使我終身難忘的戒條：

“煮熟的蒼蠅是吃不死人的！”桌上的人立刻都肅靜下來；誰也不敢說話。大家都望着我，活像我犯了什麼罪一樣。我想了一想，於是把蒼蠅和烏蘇莓一塊兒吞了下去。

只有兩個孩子沒有挨過馬利姑母的打。一個是彌兒德理，她第二次結婚生的女兒，一個被寵壞了的調皮鬼。她若是看中了我的或別個孩子的什麼東西，我們就得給她。她的頭髮長得又長又密；我的頭髮却稀稀朗朗地編成一條細細的髮辮垂在腦後——很像馬利姑母的頭髮。但是馬利姑母總要我們兩人站在一塊來嘲笑我。

“我將來長大了，也會有長頭髮的。”我只好這樣說。但是她的嘲笑卻留下了難醫治的創痕。每星期日她總要問我，頭髮長長了沒有。

彌兒德理剛長到摸得着琴鍵的時候，她就教她彈風琴。音樂喚醒了我內心深處的感情，我常常一個人偷進客廳里去彈琴，彈得很輕，怕給旁人聽見。但是這個婦人總會跑到門口來，命令我不准亂彈，否則她就要給我“一巴掌”。

我外祖母從來不碰的另一個女孩子，是她的繼女海倫，一個十五歲上下的姑娘，她長着一頭古銅色的頭髮，這裡那里還閃着火焰一般的金光。她繼母大發雷霆的時候，她卻可以不動聲色地走來走去，她誰也不怕，向誰都敢公開挑釁。她用一種古怪而又文雅的玩笑來嘲弄我，我掉淚時她還拍手大笑。她的辦法是背熟幾個長長的生字，然後把這些字用到我身上：“你是一個‘叛逆’，”“你是一個‘盜賊’，”或者“你是一個‘不事修飾雀斑滿面的小鬼’！”